

两代人的中秋

筱筱

小时候，最不理解的日子便是中秋节。明明家人们天天在一起，为什么还要特意搞出一个中秋节，来让大家团圆？

在孩童的视角下，中秋节的存在实在没有必要，但也不算坏事。中秋节临近，有各种馅料的月饼可以吃；中秋节那天，亲人们可以凑在一起美美地大吃一顿；若有外地回来的亲人更好，孩子们总是可以收到一些有趣的礼物。

小时候住在村子里，距爷爷家不过几步路。大多时候，中秋节给爷爷送去节礼后，我们一家就去离得较远的姥姥家过节。每一次吃饱喝足，晚上才会欢欢喜喜地回来。那个时候，以为全世界的人过节都是如此热闹、快乐。

后来，我去城里上学，中秋节便不能只去姥姥家了。那一年回老家陪爷爷过中秋，在那个老老头的肩上，我居然看到了一种拘谨的快乐。在我家吃完饭，我就着月光送

爷爷回家，他步子很慢，让我们有时间慢慢地一起体会周围的安静。那一刻，突然想到，此前我们没有陪他过中秋的日子，他应该都是一个人听着邻里的热闹，度过中秋团圆夜的。虽然日常生活中他得到了更多的陪伴，但那个本该享受团聚的日子，他都是一个人，内心是不是会有一些苦涩？

那一刻，我突然能用成年人的视角重新理解中秋节的价值了。年轻人总希望飞得更远更高，去探索多姿多彩的生活。但是，对于家中的老人来说，尤其中国式父母，很少会把思念说出口，中秋节的存在，则是他们思念与期盼的代言人。

中秋节不能回家时，姥姥总会在电话里难过地一遍遍地叮嘱，生怕我在外面吃苦。那时候，总会感觉姥姥有点搞笑，在学校里有那么多好玩的、好吃的，怎么会吃苦呢？

年龄大了才逐渐理解，姥姥一辈子没有去过大城市，甚至没有见

过大学，更不知道大学生生活会是怎样的，在她有限的认知里，总认为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人生地不熟，总不及有家人依靠显得安全。

前几年，爷爷离世，中秋节我们再也不必纠结去陪爷爷还是陪姥姥，爷爷也不必再一次次期盼团聚了。只是这一次，思念的人变成了我们；我渴望回到村里，爷爷还在村口等我们；渴望拎着东西回家，听到爷爷心疼的埋怨；渴望在团圆饭后，陪着爷爷散步回家，感受月圆人团圆的幸福……

时光容易把人抛，年岁渐长，更能品味出中秋节所蕴含的浓厚的思念怀故之情。孩子的视角下，节日即是欢聚；成年人的视角中，中秋节是牵挂、是思念、是相聚的期盼、是再也见不到的怀念……

中秋已过，你牵挂的人是否已相见，牵挂你的人是否在身旁？我们仰望同一轮明月，又是否有着相同的心境与情愫？

强者

鲁从娟

每当我经过黄务那家理发店，都会驻足，看几眼店门前那棵萝藦（又名雀瓢）。这是一棵野生植物，地上并没有花盆，也没有泥土，它是从道板砖与石墙之间的夹缝里钻出来的。初夏，当我关注它的时候，它还是一棵孱弱的小苗，过了些时日，它已经顺着根绳子攀爬到窗口的位置。如今，这棵萝藦已经成了气候，沿着绳子娉娉婷婷往上伸展，长度有七八米，看样子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是谁扯的这根绳子？应该是理发店的小伙子吧，真是个有心人。藤蔓植物，必有攀附才能生长。没有绳子，这棵萝藦不可能直冲云霄。青绿的叶片密密匝匝，从底部到顶端，把一条绳索均匀地裹成一道绿色小瀑布。叶片越往上越浓密，一嘟噜一嘟噜淡紫色小花，在心形绿叶的烘托下，嫣然妩媚，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每次路过这里，都

会被这棵萝藦震撼一下，这是奇迹般的存在。

那棵西瓜苗更是个奇迹，它就长在我们小区大门口的外围墙上。围墙中间有一条“腰带”，西瓜苗的蔓藤就沿着“腰带”延伸。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安家？是路过的人吃西瓜往墙上吐了一个籽儿？还是随风飘来落入缝隙中的？哦，对了，曾经有个老汉在这里卖过西瓜，是切瓜时掉了一粒西瓜子吧？反正这棵西瓜苗儿已经长到半米长了，并且开了几朵小黄花。至于会不会结个小西瓜，那都不是重要的事儿。因为，努力活过，便是无悔。

在青年路一站点等车。站牌后面的小山坡上，全是层层叠叠的岩石。岩石被雨水冲刷得溜光水滑，寸草不生。可有一株爬山虎却特立独行，在石缝里扎下了根，长长的蔓藤顺着石头往下垂出好几米长。蔓藤的颜色不是很青绿，一截墨绿

色，一截暗红色。我猜想，这根蔓藤一定是经历过烈日炙烤、山石烙烫，才变成如此厚重的颜色。这太让人惊异了，神奇到我为之动容。它为了生存，要付出怎样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啊。

那天在新海阳老街，看到一棵凤仙花长在砖墙上，而且是很大的一株，枝丫间开满了玫红色的小花。整棵植株微微外探，而后又挺拔向上。还有我们小区的一堵石墙上，一棵弱不禁风的飞蓬草从石缝里硬生生地挤了出来。虽然“面黄肌瘦”，但却长叶，蹿茎，开了几朵如“苔花”般毛茸茸的小白花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，每一个生命都不能被小瞧！

每当看到这一幅幅撼人的画面，就会心生一股力量。这些顽强的生命，是大自然中不屈的强者。它们以坚强与执着，成就了自己的一生，绽放出生命的光彩。

对孩子的祝福

叶展韵

苏州的吴姐给我讲了她们那里有关生孩子的风俗。如果生的是男孩，就在院子里栽一棵樟树，就是樟木成才的意思。古人想得功名要参加科举考试，中举后可以做官，做官了造福一方。樟树的树干笔直，是应试科举的祥瑞之树，象征着长辈对儿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殷切期盼。

如果生的是女儿，就在院子里栽一棵香樟树。十几年后，香樟树长高了，女儿也就长大了。媒婆

走在街上，远远地看到谁家的香樟树高高的了，就知道这家的女儿长大了，要找婆家了，就去给这家的女儿做媒。做成了媒，父母就把香樟树伐倒，给女儿做两个箱子，等女儿出嫁的时候用来盛被子。

两个箱子，是两厢情愿的意思。在苏州，家家户户都盖蚕丝被。蚕，谐音缠；被，谐音辈，就是缠缠绵绵一辈子的意思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希望女儿一生都过得幸福美满、称心如意。

我不禁想起生儿子时，母亲叫我把脐带送到最高的地方。我问为什么，母亲说：“这是老辈流传下来的风俗，这样，孩子长大后就会远走高飞，有出息，本领大。”有出息，本领大，意思是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

我想，生儿生女栽种樟树、香樟树，以及把孩子出生的脐带送到最高的地方，这都不是愚昧迷信，而是对后代成才、幸福的期盼，是一种美好的祝福。

老龄化时代

李启胜

母亲今年八十五岁高龄了，人老了记忆力就差，容易忘事，有时手里明明拿着开门的钥匙，但她还是四处寻找，甚至还会着急打电话让我回来给她开门。往往是等我回来了，却发现她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。

她一直是拿着工资卡自己去自助取款机取钱，这不，她把密码连续输错了三次，银行卡自动锁死，得本人去银行解锁。母亲让我陪着她去办理，说打林去银行办业务，一会儿要填写这个单子，一会儿又要输入手机验证码，让她眼花缭乱，着急上火。

银行大堂一屋子人，连休息椅上都坐满了人。两名工作人员让办业务的人们团团围住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看到这忙碌的场景，我着实吓了一跳：最近几年网络普及，在我的概念里，来银行办业务的人员应该减少了，一部手机就是一个移动的银行营业厅，根本不需要来银行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带着疑惑我扫视一遍，发现年轻的面孔果然不多。

抽了个空，我咨询工作人员银行卡解锁程序，她边忙着指导别人填表格，边抬头耐心地说就在这儿办理，人多得一个个排队。原来，围着她办业务的都是来办理银行卡的，她一边给办卡的人员讲解办卡规定，叮嘱他们防范诈骗，一边让他们用微信扫码添加办卡程序。年长的人不会操作手机，看了半天也没弄懂，嘟嘟囔囔嫌麻烦，有些人不免语气急躁：“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哪里会玩这些高科技的东西，办个卡真难！”银行工作人员赶忙好言相劝，说着拿起对方手机帮忙下载小程序。

这时候，自助取款机那里又出了岔子，一个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老人嚷嚷道：“快来帮帮我，银行卡插不进去！”另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过去，查看后告诉老人，卡插反了。老人说她耳聋听不见，连续问：“你说什么？我看不见！”

俩人扯着嗓子几番交流，老人终于明白了。这名工作人员刚刚跑过来，那位老人又追上她问卡里怎么没钱。工作人员又帮着老人查了明细，向老人解释，她来领的高龄补助，这一款项现在统一打到社保卡上……能够看出，工作人员已经和老人说得口干舌燥了。

此刻，又走进来一对老夫妻，在叫号机那儿说是要存款，问怎么叫号排队。工作人员又是一路小跑，帮老人扫描身份证，把号叫好。那对老夫妻连声说：“谢谢啊，来了几次就是学不会！”

看着这一幕幕场景，我忽然感觉，老龄化时代已经匆匆到来，您准备好了吗？

婆留亭

张海鑫

在学校正大门，进门左转，靠近天光楼之处有一小亭，小亭旁有一口井，四周是人工造的小溪，是一处难得的风景。

小亭有个奇怪的名字，叫婆留亭。婆是谁的婆，又留了什么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上网查证一番，方知婆留亭竟然有一个典故。

相传唐朝时，钱塘（今杭州）有一个叫钱宽的人，他的妻子邱氏生下一个孩子后，家里出现了奇怪的事情：隐隐约有兵马的声音，墙上有红光闪烁。孩子的父亲以为孩子是不祥之物，要把孩子扔到井里，是阿婆出手阻拦，才把孩子救了下来。于是，孩子的小名就叫“婆留”，因为孩子的爸爸姓钱，所以孩子就叫钱婆留，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越明君钱镠。这口井叫婆留井，为了纪念这个典故，修了这个亭子，叫婆留亭。

可是，这所学校并不在杭州，说明校内的亭子并不是真正的婆留亭。那么，设计方为何要复制这样一个亭子在学校呢？我想，这或许跟上面的典故有关——有教无类。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，在阿婆眼里都是宝贝，不能扔进井里不要了。每一个来学校的学生，无论是男孩、女孩，无论是顽皮还是乖巧，无论是聪明还是愚钝，将来都可能成为钱镠一样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物。